

第一章 導論

人類使用語言的初因，雖隨著歷史的不斷推進而渺遠，但在二十世紀，哲學家們對語言本質探究的貢獻，提供我們另一個思考語言的方向，那就是，語言傳達的目的除了溝通之外，我們甚至用語言來行事；當我們以語言來行事時，我們是透過語言來進行一項行動，這項行動便是言說行動(speech act)。言說行動既然作為一種行動，那麼就表示在心靈之中必定存在著一種促成這個行動的動力。為了探究這項動力，瑟爾(Searle, John)便將其哲學的關注聚焦在心靈哲學，因為他認為我們可以在心靈中，找出與每一個言說行動相對應的心靈狀態。然而，語言表達了思想，思想的產生端賴於心靈的意向性，因此，瑟爾在探討心靈與語言的關係時，便將對於意向性的探究視為核心。由於意向性關乎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會做出如何的表現，因此，意向性是連結心靈與世界的重要心靈性質，並且意向性透過語言的傳達，也連結了不同的心靈。

在意向性理論中，瑟爾將意向狀態與言說行動的特質相對應，對應出意向狀態具有以下的結構：心理模式(psychological mode)與意向內容(Intentional content)¹、適應方向(direction of fit)²、真誠條件(sincerity condition)³以及滿足條件(conditions of satisfaction)⁴。並且為了對於個別心靈狀態的獨特性有所解釋，瑟爾穿透了意向性而提出「背景」的概念。在其有系統性地論述「背景」理論的著作《意向性》之中，瑟爾將「背景」的提出視為一假說，理由是，「背景」所包含的是一些使表徵得以作用的能力⁵，也就是說，「背景」是使得表徵能力運作的先行條件，而不是任何的一種表徵或意向狀態。既然「背景」是一種先於表徵且非表徵的心靈能力的集合，那麼我們就無法以任何表徵的方式來解釋或證明所謂「背景」的存在或對「背景」作出特徵上的描述。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先將「背景」理論當作一種假說，再討論如果沒有這個假說，我們在解釋心靈現象時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並以此來佐證「背景」作為心靈能力的一部分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在《意向性》之中，為了要解釋決定意向狀態的因素，瑟爾提出意向網絡的概念，以說明一個意向狀態無法孤立於其他的意向狀態而存在。但是，僅僅以意向網絡來解釋決定意向狀態的因素，會導致我們只能對意向狀態作出一些本質上的描述，而無法根源地解釋我們之所以擁有某個特定的意向狀態的

¹ Searle, J. 1983. *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5-7.

² Ibid. pp.7-9.

³ Ibid. pp.9-10.

⁴ Ibid. pp.10-11.

⁵ Ibid. p143.

理由。或者由於我們只能以某個意向狀態來解釋另一個意向狀態產生的原因⁶，這樣的狀況會致使我們在龐大的意向狀態集合中打轉，而導致我們陷入無窮後退的危機。因此，瑟爾提出「背景」的概念，以將作為表徵的意向狀態視為「背景」能力作用的結果。

至此，我們發現，瑟爾對於「背景」的主張與其意向性理論息息相關，所以，我們必須了解瑟爾的意向性理論，以此做為進一步探討「背景」的基礎。因此，在第二章，我將會以展示以及探討瑟爾的意向性理論，作為探究「背景」的準備工作。

依照瑟爾的定義，「背景」為一個非表徵的心靈能力的集合，這些能力使得所有表徵得以發生⁷。也就是說，「背景」所包含的是各種非表徵能力，並且這些能力必須要作為表徵產生的先決條件。

如前所述，瑟爾論證「背景」的方式，是將上述「背景」的定義當作一種假說，而提出這個假說的主要目的，便是為了要解釋表徵如何可能。

延續著「背景」的定義，此假說即：「背景」為心靈中使表徵得以發生的非表徵能力的集合，而意向狀態必須依賴「背景」才能擁有滿足條件⁸。也就是說，作為非表徵能力的「背景」就是主體產生意向狀態等表徵的先決條件，並且也決定了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這表示，我們必須依賴不屬於意向狀態的「背景」，來決定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由「背景」假說所顯示的這項功能以及定義，我們可以為「背景」做一個完整的陳述，那就是：「背景」為一個非表徵的心靈能力的集合，這些能力使得所有表徵得以在心靈之中發生。而所謂「背景」使得所有表徵得以在心靈之中發生的意思就是：如果命題內容以及其它非意向內容要成為意向內容，我們的心靈必須對這些內容提供心理模式，而在此之前，這些內容都不算是意向內容；也就是說，這些內容如果要成為意向內容，必須以 $S(r)$ 的形式⁹，存在於心靈之中。而心靈是如何決定該提供何種心理模式的呢？瑟爾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會是：「背景」。「背景」在非意向內容成為意向內容更深刻地進入心靈之前，提供了一些適合的條件來支持以這些非意向內容做為意向內容的意向狀態。這也就是說，「背景」提供了支持條件，以成就這些非意向內容成為意向內容的可能。如果沒有「背景」提供支持條件，我們的心靈對於這些內容，就不會採取任何的態度。我們的心靈不採取任何的態度，就表示這些內容並未在我們的

⁶ 由於 Searle 主張意向狀態不是個別存在的，而是在一網絡中與其他的意向狀態產生支持或被支持的因果關係，所以我們能夠用一個或一些意向狀態來解釋某個意向狀態之所以產生的原因。

⁷ Searle, J. 1983. *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43.

⁸ Ibid.

⁹ 在此“S”所代表的就是心理模式，而“r”所代表的是意向內容，而所謂 $S(r)$ 指的就是由心理模式以及意向內容所構成的意向狀態。

心靈之中發生任何的作用。

另外，在「背景」假說之中，瑟爾也稍微提及了，在產生一個意向狀態的過程之中，存在著兩個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那就是兩種“知道如何”。

一個意向狀態的產生，除了依賴意向網絡的支持之外，我們在產生某個意向狀態之前，就先已對這個意向狀態的意向對象有所悉知，也先知道該如何對待這個意向對象。而無論我們所知是否正確，我們都是依賴這兩種“知識”而產生某個特定的意向狀態。進而言之，這兩種“知識”依賴著我們主體中兩種“知道如何”的能力，那就是：“知道事情是如何”和“知道如何做某事”的能力。

由於我們只有在“知道事情是如何”和“知道如何做某事”的情形之中，才有可能產生某個特定的意向狀態，這表示，這兩種“知道如何”的能力就是使表徵得以作用的非表徵能力；所以，「背景」作為一項能力，其所包含的便是“知道事情是如何”和“知道如何做某事”。透過這兩種“知道如何”的能力，我們的心靈在產生某個特定的意向狀態之前，將會採取某個特定的態勢以對待特定的意向對象，瑟爾將這樣的態勢稱為“前意向態勢(preintentional stance)”¹⁰。

在說明「背景」包含著以上兩種能力之後，瑟爾進一步地主張我們可以將「背景」區分為「深層背景」與「區域背景」。「深層背景」包含的是，對於一般的生物構造而言最為基本的能力¹¹，而所謂的「區域背景」，包含的是一些文化上的實踐¹²，也就是透過學習而使心靈達到社會化目的的能力。

對於「背景」的討論，瑟爾承認在《意向性》中的說明不夠清楚，因為，根據《意向性》中對於意向網絡的主張，我們分不清支持我們意向狀態的到底是存在於意向網絡之中無意識的意向狀態還是透過「背景」能力的運作所採取的前意向態勢。這致使他在《心靈的再發現》之中修正了其在《意向性》裡面對「背景」概念所提出的主張。修正的基礎便是更動其在意向性理論之中所主張的心靈中具有有意識和無意識的狀態，更動之處便在於他放棄了心靈中具有無意識的心靈狀態這項主張，進而將意向網絡視為「背景」的一部分。

至此，我們已簡單地展示了瑟爾論述「背景」的過程，而關於「背景」的詳細主張，將在第三章中完整地呈現。然而，「背景」這個概念也曾遭遇過許多的質疑。這些質疑包括：第一，並非所有的意向狀態都是由「背景」能力的運作而產生。第二，我們不能藉由意向狀態需要根源上的解釋，就輕易地提出「背景」

¹⁰ 關於前意向態勢的說明，我將在第三章有所討論。

¹¹ Searle, J. 1983. *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43.

¹² Ibid.

存在的主張。第三，「背景」不只是個全然屬於心靈的能力，還必須將外在環境的因素包括於其中。我將在第四章討論這些質疑。

除了以上的質疑之外，瑟爾對「背景」所提出的主張，還存在著其它值得注意的問題。首先，依照瑟爾的主張，我們會發現，在「背景」與意向性之間的關係之中，意向網絡不論在「背景」理論被修改前後，都是一個有問題的概念。根據「背景」理論被修改前的意向網絡的主張，我們可能會分不清支持我們意向狀態的到底是存在於意向網絡之中無意識的意向狀態還是透過「背景」能力的運作所採取的前意向態勢？另一方面，修改過後的意向網絡卻因為其屬於無意識的機制而又拉大了與意向狀態之間的距離，導致我們根本無法藉由探究決定意向狀態的因素而發現意向網絡的存在，進而導致我們無法發現「背景」。第二，「背景」作為根源地解釋表徵的能力這一點也值得商榷。在第五章，我將會對於這些問題作出更完整的討論以及更明確的主張，這些主張包括，首先，我們不需要因為否定了無意識的意向狀態存在於心靈之中，而將意向網絡視為「背景」的一部分。再者，我們不應該賦予「背景」根源地解釋意向狀態的功能。

